

文序

容臺集

卷三



容臺文集卷之二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序

期贈篇序

期贈篇者吾黨爲陸伯生六十贈言也百年日期六十亦稱期吾謂伯生得稱百年期也凡詞人之年不數甲子昔老氏著不亡之壽太易貴可久之業客養之軀賢愚同盡惟言立而名成則與天地

繁筭而日月齊光伯生其人矣夫大年之不必兼
小年徃徃是也前代勿論 國朝詞人如高子業
何大復徐昌穀皆不及下壽顧其名則所謂彭祖
爲夭者雖然使騏驥而展十程之力梧櫨而長叅
天之榦筆與年俱老智以耄逾練是三子者即西
京盛唐諸名家不足匹也伯生乃兼得之矣其苦
心刻腎一似拂菻生之經其挾指鑿竅一似犯造
物之忌而神理殊超容顏彌澤其詩文翰墨則六

十化矣而其人乃始壯也頃者方括赤縣之內山
經地志萃爲一編曰吾自此累吾足矣吾不戶而
行天下矣庶幾達人有道者乎余謂伯生得稱百
年期以此憶余弱冠時嘗與陳太史伯求論天下
士太史至伯生則曰夫夫所謂自致青雲者非附
青雲而名者也伯求已千古矣而其懸記之語伯
生竟能不媿蓋自琅琊好以名寵後進二十年來
吳中談莛之士無弗伏軾結鞞走婁江道者琅琊

又數以言擢伯生伯生游道甚廣獨卷其業不以
一刺進已而琅琊賞譽之士各自以其所詣受名
不以有琅琊故重而伯生乃以無琅琊故益重也
伯求可謂知人矣余故採其言附於期贈篇中且
以貽長公道冲使識世交之誼焉若余之所欲言
者諸士大夫先之矣言止矣余無以加矣

樾館詩選序

漢武帝房中樂府取唐山夫人所進十五章當時
枚馬在廷豈無雋響曾不以被管絃而擬金石抑
何鑒裁之超也文君以白頭吟少許勝長門賦多
多許故相如心歿倦游不復走茂陵道良以遠山
之黛每與時徂而才情麗藻千載不化彼宋玉陳
王之賦摹艷質而遺脩能未爲具眼矣當今閨秀
作者不得不推艸衣道人觀其新集如貽桐汭五

言古四篇綽有韋司直之古淡而代陶琴代莊璩
等命篇亦復獨創大都閨秀之詩雖饒於才致而
儉於取境未有若道人之鑿空者豈直緣情綺靡
爲宛轉之歌十離之什已耶吾又聞道人豎精進
懂被忍辱鎧師月上而友南岳不欲僅以詩人傳
何論唐山文君吾過矣吾過矣

鳳凰山房稿序

舉業之變至今極矣未有知其繇來者也蓋自宋
元祐中程蘇爲洛蜀之爭後百餘年考亭出而程
學勝又三百年姚江王伯安出而蘇學復勝姚江
非嘗主蘇學也海內學者非盡讀蘇氏之書爲蘇
氏之文也不主蘇學而解粘去縛合於蘇氏之學
不讀蘇氏書而所嗜莊賈釋禪即子瞻所讀之書
不作蘇氏文而虛恢諧謔瀾翻變幻蒙童小子齒

頰筆端徃徃得之所謂有大力者負之而趨雖朝家功今莫能挽也嘉隆間有歸熙甫者庶幾豪傑之士觀其所著古文前非李何後非晉江毘陵卓然自爲一家之書時人不具眼稍爲王李所掩終當行於異世今亦如岷江之濫觴矣熙甫於舉業亦自奇主司以意求之常誤收他人爲舉首云余友何士抑其蚤成名數見困懸書滿海內主司而復失之無一弗類熙甫者第熙甫自據甚堅

不能遷業士抑才多而體備無所不變化是爲異耳士抑阡其先公於鳳凰山之原即依山築室絕跡城市著書其中曰鳳凰山房稿雖極瑰奇哉而王唐矩矱森然故在也殆神化至耶士抑於當世聞人掇科之作少所可意余嘗謂之曰此事自有主者政繇坡公爲政耳君能奪其幟乎吾請從壁上觀戰因讀鳳凰山房稿理此語弁之

趙升之制義序

嚴羽卿借禪論詩余亦借禪論文三十年前爲趙
公益拈洞山宗旨王唐以來此秘未覩公益大有
悟入時方弱冠遊長安未婚對也歸而試於有司
傾其曹偶能已見於時然不肯竟學飲酒賦詩居
然作達余詢其故曰有呱呱者可以付先生衣鉢
耳蓋謂升之也余旣久不談藝而友人言公益課
子綿密無晷刻寬假升之嗜書自其天性不知人

間有可縈念事其爲文機神縱宕絕塵而奔於余
所論宛轉關生無復遺恨筆鋒煜煜光燄萬丈視
余爲一灼之火矣茲鐫行卷公益獨以淵源所存
屬余弁首余戲評之曰公益如愚公鑿山以待其
子升之如大令學書欲勝其父王幼度聞而笑曰
三十年窠臼不虞掀倒禪床乎

俞彥直文稿序

往聞之先輩云嶺南廖同野爲孝廉時以行卷謁
吾鄉陸文裕公公謂之曰賢曾讀西廂伯喈否廖
博雅自命不讀非聖書頗訝其語不倫又經月後
復以行卷謁公公曰尚未讀二傳奇何也廖始異
其語歸而讀之又經月文裕見其文曰惜也落第
二矣蚤讀之可作會舉首今失之矣又江西萬楓
潭爲孝廉時問業唐荆川先生先生命題令作制

舉義萬一再呈卷先生皆不觀萬不得其故至於
三先生始以筆批抹惟賞其後段語則皆一再呈
者所未措思也萬始大服兩公之品騰何異許負
之相人索統之圓夢求之今世不可復得 余之
爽鑒於俞彥直尤甚蓋十五年前已號於人曰是
當俛拾青紫不意甲子始發北關又落羽歸也乃
余不以一蹙爲彥直惜而反以爲彥直幸曰尤物
故在耳使彥直如廖公爲主師所錄則無及矣且

夫五都之肆一物不儲或屈於三家之村追風之
足且行且息則十程駑馬先之吾視彥直之文心
益深文氣益壯其所著制舉義有宏肆剽疾鬼起
鶻落者有虛和淡泊餐霞吸露者有激昂震厲劍
拔弩張者有高華沉重四翮八翅者而又衷以游
道之見聞助以江山之悲壯其在都下所造請往
來者爲理學爲經濟爲劍俠爲空玄皆在彀中而
皆收之以爲文用則余之素奇彥直者必有一訓

而且藉彥直以爲余爽鑒解嘲也因其授梓諸篇而弁諸簡端

金伯發稿序

陸文定公述爲諸生時學使者裁庵楊公之試士也嘗檄屬吏茅鹿門沈青霞第其甲乙試事旣竣觴之公署沈曰是役也得會舉首以酬明公之苦心則大善不知其人安在楊公曰有之一在華亭一在常熟沈復詢其名楊以其某對沈公曰其地是矣而其人則非徐以陸瞿兩公之名對世知青霞之忠節不知其深於文也又家侄少宗伯幼海

述趙方泉學使己酉試事竣入南都唐荆川先生
訪之坐次詢趙曰解元當屬何士趙公曰解元有
之邵圭潔孫樓錢有威張大韶足當之唐公曰解
元一人耳安得四徐曰舍姪一譽頗近之趙據甲
乙考次則所衆人蓄者已而亦驗因歎沈公之鑒
裁精矣乃當時主司一一與之合符又何難也今
士子一受嗤於拙目輒不能自信又何能信主司
徃徃遷業以迎時宜受滅裂之報矣頃臺使奉

詔選六郡之士充貢籍而以吾郡金伯發爲冠軍
何必減青霞之厚望而伯發於此道專精靡他陳
言剗盡過此以往主持 廷試與棘闈者皆承明
著作之英與殿學宮端之望伯發率其恒度俛而
拾尤物以酬知己可必矣余以談旒日遠且不蓄
筆研請以此壯其行色

戲鴻堂藁自序

即復趙公益書

僕於舉子業本無深解徒以曩時讀書於莫中江先生家塾先生數舉毘陵緒言指示同學頗有省入少年盛氣不耐專習荏苒十五年業亦屢變至歲丙戌讀曹洞語錄偏正賓主互換傷觸之旨遂稍悟文章宗趣因以師門議論與先輩手筆印之無不合者迺知往時著撰徒費年月當是時第能多作百首庶幾成章擾擾行役惜未究竟而舊稿

亦從此啟帚視之聽其散軼不復理矣自余遊長
安客每持余刻稿相質無弗贗者而里中有訂贗
錄贗者不免焉因用自愧使吾文如錢王諸大家
即暗中摸索當可了了何至難鑒定迺爾不謂足
下苦心能滌除至盡如此集者自可不須序序大
都諛語耳海內具眼者多何必以諛語先之願足
下并破此窠臼異時足下三都賦就亦視此榜樣
終不借譽於玄晏也

源遠流長詩冊序

郡侯濟源詹公爲三衢名閥兄弟竝守大郡以卓
異競爽其先世多有聞人第言其近者如侯之祖
星子公考司城公行誼政績皆徵信史氏副在石
室有足傳者侯輯一編曰餘慶錄郡之士大夫作
爲詩誦爛然成帙余受而讀之其大指謂詹氏百
年樹德而鍾美於後人若執券以要於天其應不
爽飲不盡尊以遺子孫則食報之說也又曰詹氏

星子公以來世載其德日引月長典型在近謀室
則獲父兄之教不肅而成重賢疊肖匪顯微佑於
冥冥者則貽謀之說也詞止矣不佞昌復何能爲
役乃不佞有解於列子之言愚公也愚公者聚族
而撤太行之麓智叟迂之愚公曰吾力知不辦是
雖然吾有子子有孫孫又生子子復生孫吾子孫
日增而山不加益善哉乎列子之寓言也夫忠臣
孝子其意願寧有量哉所願者無窮所乘者有待

則有累世而克究者矣星子公暨司城公皆廉平
不苛爲古遺愛惟其營緒未畢而侯之兄弟乃始
以二千石起家若償其不盡之志者即繇是日躋
顯融要以豐本固基自親民始三世一轍非偶然
也管于掾之平讞也凡一再傳廷尉以不冤著聲
夫陰德有後則既可高門而侯矣官何必廷尉哉
蓋于公之始願固爾請以此佐士大夫之論可乎
憶不佞取道三衢衢之人爲言侯內行之備也孝

哉事嫡母絕不異所生侯有長子而三衢人若弗
聞也者繇其以兄子爲家督也亦足發明詹氏之
家法矣法得并書之

呂氏族譜序

三代之宗法至唐猶有存者重門第也自石晉以
後中華有左袒而崔盧顏柳諸著姓散處五方不
復可屬於是宗法益廢雖然宗法廢矣而所謂奪
宗者豈盡廢哉范希文歐陽永叔是已讀希文謝
表引朱家張祿以寫其門閥之流離旣可歎矣而
先憂後樂之事業殊絕一代推其祿入爲義由以
贍其宗而范氏之子孫一在洛陽一在吳中振振

縣縣至今甲天下讀永叔隴岡阡表粲粲藐孤奉
娶母畫荻之教非喬門明甚而以犯顏敢諫爲忠
以救時行道爲賢摘其雄筆作爲家乘貫珠舒錦
雲漢爲章而廬陵之歐至今甲江西然則記云尊
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視其三不朽何如耳何
必著姓又何必以宗子重哉今少司徒御史大夫
呂公之族譜其義例一準於遷史若世系之繁而
不雜取諸年表家傳之廣而能嚴取諸世家誥勅

之詳而謹取諸策文大傳之贍而核取諸列傳祖
禰之潛德爍懿神照如生宗支之細行片長甄收
必盡以至女師婦順又做劉向范曄之凡例而爲
立傳以補史遷之未及與永叔所著同不朽矣抑
公之服官諫垣與希文同視師秦塞與希文同或
頌四賢或驚一范績效已著者弗復論茲

冲聖鑒知畀以天下咽喉東南半壁公綢繆棗土
建威消萌克壯文武之猷益酬孝友之志是譜也

旂常鐘鼎以耀之天球弘璧以傳之公家師尚父
之世業在無問宋事矣

馬憲副崇祀錄序

歲在乙巳余以校士至於甌州甌無真守而攝守
者爲言前守馬公之賢此方士民去後益見思也
又八年而吾郡別駕馬公以廉善著詢其家世則
甌守即公之尊人云公暇日手一編示余曰此先
大夫祀於學宮之公牘也余披誦之馬公非獨循
吏且爲貞夫爲修士所稱獨行君子不愧衾枕者
而俎豆於先賢自司馬子長以來與公而五又何

嚴也嚴則核核則重矣嗟乎表鄉之賢存則養之
庠歿則祭之社所關風化非渺也乃鳴珂之里吹
竽多濫有司以此甘臨子孫以此幹蠱使秬鬯無
色江蘋蒙耻今之祀典能如關西之祀公者有幾
哉公雖已社於鄉而遺愛在鼎鼎之士民必有如
桐鄉之祠朱邑者生於秦仕於楚皆尸而祝之社
而稷之亦可慰於九京也已別駕公紹承家訓處
脂膏不自潤如胡質陳寔父子而清皆畏知卿不

慙長若考作室厥子乃肯構者乎

吳伯實遺事後序

中舍吳德聚爲其伯氏修身後名也徵言於聞人
幾遍海內伯實爲不亡矣仲虛沒而仲虛之子猶
以未究厥考之志爲憾於是走雲間請陳徵君仲
醇爲傳而屬不佞題其末簡余方有入閩之轍伯
實懿行具徵君傳中無庸理前語重以漫衍矣顧
讀徵君傳於兩君相友愛三致意焉且夫弟弗恭
厥兄兄弗友于弟豈非以利哉懸鶉藿食形影相

依列鼎連阡闔墻斯起財之所處爭之所生孝弟之所繇衰也伯實與仲虛皆有聲太學傾海內賢豪然伯實不難以賈而佐仲之儒伯實有西河之泣聞仲虛得雄即破涕爲笑此殆神情所發非象恭色取者不謂程卓之家故有田薛也新都多素封饒爲節俠事藉令百里誦德千里誦義而一門雍穆未之有聞安所稱仁義之附耶故世有知伯實之風者在此不在彼即他懿行可槩矣

志報錄序

人言婦人之賢不著於闔外而自古之賢婦人厥有稱者范史蔚宗特爲列傳使與名臣良將逸士鴻儒並傳不朽婦道果不在於湮滅無稱也第其所稱必有奇節偉行而所謂奇節偉行者大都生不辰而罹世難崩城哭市舉其一隅矣假今平居而履順何從有今名乎繇斯而言雖謂婦人之賢不著闔外可也董生日余誦詩至鷄鳴之三章觀

其婦人所以勗其君子者在親賢敬士而至於捐
珥問佩之殷至乃聖人錄之以勸婦順而存教於
來世此豈有非常之事哉不可以論當世之賢婦
人乎欽甫徐君之配陸孺人之賢余不能知而知
徐君有日矣君起家貴胄自其弱冠固已屏去狗
馬聲色之娛嚴事名宿寓情經史稱佳公子矣比
其先公捐賓客君家道漸中落而君先後太夫人
朝夕之奉下及應供門第之紛囂嘗綽有餘閒不

知所自顧徧交國中之賢豪與之欣賞奇文揚摧
雅道即國中所稱賢豪之士揣而知其爲君友也
問君所以則皆孺人之助無論捐珥問佩又身持
君之門第俾君不顧於內而併力於賢人君子可
不謂尤難哉孺人歿矣於是君以所來吊且祭者
列敘其人勒而成書曰使三藐孤知報乎余以謂
凶唁歿吊人道之常而厚之符也於孺人則無與
惟是披覽斯編者見君之所交皆魁人名士高流

勝輩足發明君之多賢友而用以知孺人之助則
孺人之賢將於是著異日職管彤之筆者其有取
乎爾此則君之所謂報乎余家姪原正君之甥也
君方鼓盆而家侄病臥欲有論著未能也俄而家
姪長逝余義益不可辭不文聊序之嗟乎使家姪
不歿其有以道揚孺人之徽言懿行也哉

屠孺人傳序

老子曰正言若反左氏曰違而道婦事姑如子事
父一也惟以室無勃蹊唇無相稽而已乎則婦子
諧臣皆忠孝所收矣必不其然以余觀於屠孺人
所爲成其姑之賢者何其曉解大義也先是子上
早世徐夫人抱遺孤授之書多六朝麗語余見長
公年八歲次公六歲皆美秀而文出言必雅有詞
人之致及徐夫人歿孺人所以訓兩孤者去其抽

黃對白而爲紆青拾紫之業二孤是以一出而游
子衿間試輒先其曹偶向使守緒言而不變則二
孤固詞人也不乃近於屠龍技乎長倩與范夫人
相莊如賓落落熊夢夫人常飾姬姜以進長倩以
爲傷於恩而薄於厚不甚驅就也竟夫人之世不
育夫人歿而後宮之寵始盛一旦得雄當中分兩
孤之貽而孺人所以奉諸姬者益有恩意若曰先
姑廣嗣之志我其代終焉嗚呼春秋莒鄆之書詩

人小星之詠非通經學古者知此乎蓋孺人爲康
僖公之孫康僖公閨門雍睦闡教嚴整女自屠出
者皆爲女師爲節烈而孺人其尤著者也孺人今
年四十以公家之旌則未及以子姓之奉觴上壽
則不忍御曰我未亾人也不必諱亾如有所謂生
擴志者受而藏之足矣長倩是以悲其志而敘之
而余特表其大者以補長倩之逸如此余於孺人
之考思韋君同出於汪先生之門汪與長倩同門

戊子之冬四人者時時微逸輦下子上類文若之
著膝而余以爲近彥輔之玉潤是以締姻好余因
言婚店老人又作彤管編信史也是爲兩孤序之

少司徒方采山公九十壽序

聞之論語識曰堯游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河
渚間爲昴星之精世紀曰堯治天下大和景星曜
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凰止於庭嘉禾
孳於畝醴泉湧於山大抵皆寓言也極治之世則
朝有純德之臣野有不二之老是爲王者永年之
符故諸福之物難致之祥無大是者詩稱嶽神騷
喻芳草推此類也堯之瑞史不勝書即河渚五人

者莫知其誰乎非進而咎繇稷契諸臣則退而被
衣齧缺子州支父之流耶且夫虞夏商周之盛未
有遺年者也天子親袒割執爵而獻老更有巡狩
之事則就而見九十者亦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豈
其山澤之臞有貽其背而自勤萬乘爲今
天子久道成化和氣翔洽蓋亦有永命之符者四
齊得其一則有若海豐冢宰陽公楚得其一則有
若御史大夫蒲圻謝公吳得其二則有若大司徒

石埭畢公少司徒新安方公此四老者皆九十歲
矣

天子採郡國議以璽書問舊臣無恙皇華之使東
帛加璧賁相望於域中然功令以列爵爲等於新
都若有待者海內猶未慊焉曰此四皓也而憲老
之典故不足公所乎董子曰是何以知方公方公
者持盈者也嘉績多於先朝止足堅於末路典型
樹於鄉閭風采聞於朝陛是皆與三公者同雖然

三公者名位已極而可益也公名位未極而不可益也公通籍時分宜爲相餌之以巍科而不得困之以簿領而不得天下以此高公之識冢宰操熟柄舍人子張甚郡國吏事之甘公一裁以禮厨傳乾餼平平耳失冢宰權鑄一秩公不爲意動天下以此服公之執江陵引民譽以自附而不能先也公在南都筭牘絕於輦轂落落穆穆枯朽自墮失相臣歡五請而得謝政天下以此重公之品有其

摧之氣乃益增有其鍊之節乃益明故四公均之完人而公之磊軻特著將其閱世險夷異乎公少而苦吟白首不倦三朝以來作者四起公自堅壁壘不與俱波心無亂營美成在久公今開九袞計公攻詩之日且七十年詩人之曆未有過者惟肅應物近之上有天寶下至元和綿歷三唐才不可盡大雅君子千載比肩矣以純德不二則如彼以氣節文章則如此此之謂不朽不朽之道國爵并

馬不軒冕而貴不華袞而榮易曰謙尊而光光之章微也而謙復爲滿繇斯以談公何所藉殊數矣憶余爲庶常祖餞海豐出春明角巾塵尾如昨日事石埭八十懸弧有授簡於予以佐兕醪者公讀之以爲知言及余視學三楚下教邑中錄蒲圻公孫充博士籍曰非尊齒也獎恬也乃茲以江君之請頌方公余生也晚遂得論交四公間矣非際休明曷紀人瑞哉

賀侍御達泉張公八十序

余以萬曆丙申持節封吉藩浮江東歸阻風石鍾山下時湖口令謁余稱侍御張公達泉者今之東方生也蓋訪諸余使候吏挾刺通謁公出而蕭客若有夙好者造膝數語不知席之前也公時年七十有一其顏如醅神氣勃勃步履捷或曰脩容成氏之術公亦不讓不習至問其多男則是年有夢熊之祥者凡三四矣余少而學道乃學所聞若

黍珠河車規中肘後金鼎玉液之秘叩公願知所
裁公曰否否獨黃庭閉子精路可長活一語從事
有日耳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吾二十餘而登
朝三十而棄官四十而術成術成而端志一行耳
目不旁漏精神不亂營者又凡三十年以有今日
也凡子之所言者巧也非習也子而爲我則不能
吾而事子亦敗矣余洒然異之道出池陽客有知
余自公來者曰侍御觴子乎余曰然又曰侍御亦

用家樂歌舞爲讌乎余曰無之客曰然則侍御下
客子耳余應曰侍御不以我爲彭宣而莊事我也
此故不足吾所乎自是數跡公事於海內之知公
者今年四月公壽八十矣公之姻家許使君先期
微余言爲公祝余實重公微使君請固將有言也
公生於江右江右士大夫皆斤斤墨守程朱氏學
於達生之旨大有逕廷焉即知公者見謂解徽纏
外形骸自適其適云耳余聞公繡斧按浙在

肅皇乙卯丙辰之間時制府胡公方恃其功高寵
盛目無直指每有公讎佯爲酒狂令壯士席上舞
劍或縛材官當筵貫耳且聲言手刃之直指爲罷
歡厥明折節請罪直指顛倒於機筭中多所易侮
公年少寡言正色旣受事風稜肅然胡公大見嚴
憚終公之任浙不聞制府中酒如故時繇公氣吞
之也使究公之用是不當勝胡公耶公之鄉有婦
津要托於聞人之戮者公每持論鄙不齒曰吾遭

時太平比封君秩不能敝衣糲食廢後房絲肉自
苦亦何至爲得罪名教也公之雄才直氣此窺一
斑矣然則直以公爲達生者是與非耶善乎夏侯
太初之言東方生也以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
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
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潔其道而混其
跡清其質而濁其文非公孰能當此者公亦歲星
精耶八十猶始壯也而奚足以爲張公壽吾又聞

至人與道轉化不主故常繼自今公且進久視而
爲超生游恬淡之園證離微之奧有望真人之氣
者曰湖口有河上公柱下史也則余不得窮其際
矣

封太史見峯張翁八十序

祝觴之有辭也亦猶詩騷之遺乎有天道焉有地
道焉有人道焉恒升者殺於天岡陵者紀於地松
喬者稽於人三者備矣謂之善禱其昌非曰能之
間爲長者効茲張太公八十壽而不任觴語也蓋
公之壽道多矣請重以漫衍而幾其或中乎余聞
之天官書曰東壁二星主天下之文又云進賢一
星在平道西太微垣東其星明而潤主賢人對策

白雲氣入進賢賢相出太公有子君一以賢良對
策爲天下第一文章行業冠冕承明著作之賢非
其象耶

文皇帝掄方聞之士讀中秘凡二十有八人二十
有八人者應列星之數也則公之甥錢稚文又稟
然爲庶常首若斯者千里得之猶爲比肩歷紀得
之已爲希覩况二賢競爽七載相望金鼎玉鉉屬
毛離裏者哉公之子壻錢肇陽出爲循吏退明聖

學物色隱隱動少微間而公之子若甥重賢叠肖
又有叶於太史聚星之占者公其歲星精耶此或
可以爲公壽乎而未旣也公之先爲東海公始卜
兆于鳳山其繇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三世之後
莫之與京再傳而爲黃門爲侍御雖皆民譽猶若
弗克當者至於公而士之子爲士耳百年不飛一
飛冲天百年不鳴一鳴驚人自君一出而鳳山爲
我明之高岡張氏之韋杜坊矣鳳山以西爲天馬

山居於兌位兌爲少女故公之甥家實成其宅相
今

天子惟吉士用亦何啻武皇歌天馬來耶其南則
爲神山三神山之一也羽人彭氏居之世所稱隔
以弱水而太公所執筇啞嘯於斯者肇陽亦官於
蓬萊今乃時選杖履從之矣太公其嶽神耶此亦
可以爲公壽乎而猶未旣也龍門之史日月並曜
顧亦多創於史談談有子長爲之子而褚少孫爲

之甥至如太公近之矣抑談述六家豈不有味乎
道言哉封禪之不從而自傷留滯非達也太公不
醜窮不榮通日者君一御公於燕邸受

天子顯休命官庖上尊甘毳之爲養而不忘菜羹
也五城雙闕鉅麗之爲觀而不忘衡門也朱纓華
轂賢豪之爲造請而不忘布衣交也蓋幡然以歸
君一是以爲六月之息凡以安太公耳夫去健羨
專精神談公能言之太公能持之豈不博大真人

耶此可以爲壽乎而猶未旣也余海上人也則請
言東海夫東海公之澤遠矣百川注之不知何時
止而不盈者也然自公之微而人疑廉吏之不可
爲自公之振而人信仁者之必有後疑則驟興者
耽耽而信則樹滋者蒸蒸矣爲人孫者以率厥祖
爲人父者以翼厥子吾師乎吾師乎表東海者其
太公乎公之大年禮所謂國有福事則慶賀之者
也在詞林盛事有廣陵李文定公以廷魁都上相

爲尊人奉八十觴至今艷稱之余謂李氏如月之
旣滿張氏如川之方至雖八表齊年而太公之用
物未宏吉祥所止恢弘祖烈沐浴主恩紹明素業
襲天地無彊之休更二十年而楚史佐酌則又有
三不朽事以詫公家之盛何言李氏哉

封觀察袁願菴七十壽序

藩臬之有長也皆坐論者也長以下或有四方之事焉袁大夫於楚臬觀察使矣轉餉之役以大夫之重而護之至於淮徐非故事也是時選人有所推擢待詔久不下海內藩臬半虛署而楚爲甚不得不以大夫往而大夫居江陰得過里門省覲太公願菴先生於是太公七十矣懸弧之辰大夫椎牛擊鮮徧召族屬與太公素所厚善奉觴上壽雖

留連家慶不廢簡書豈非吉祥善事天與之合哉
夫天之合者不自意而偶得之之辭也乃大夫非
偶得之也先是大夫自儀郎爲齊臬十年而晉其
長聲績籍籍起爲東諸侯冠直指倚大夫才不可
旦夕去乃大夫有幼弟遭危疾太公以遽人告曰
事急矣即有他虞不能獨生大夫朝發械而夕請
檄以歸幸相保而喜可知也凡兩閱月始受事濟
上直指亟相勞問介弟無恙乎太公亦無恙乎大

夫謝曰幸父子相保公之惠也其以爲曠官而討
之則何辭直指竟用是小有言曰若袁觀察者其
才守無間然矣其急弟而以官從之無乃爲非情
語乎太公聞曰吾不能譽兒直指能譽吾兒者且
夫才守無玷而重之以孝友則完行也古有嚙指
心動者非人子也耶大夫以此更量移入楚君子
謂大夫之孝也與太公之達也兩相成者也大夫
之行意於齊也今之滿志於楚也亦兩相成者也

藉今大夫重於違直指寬於應太公且遂晉東藩
伯或領節鉞而中州而秦晉其不爲楚有明矣楚
觀察使且不得轉餉不入楚其有轉餉者哉故曰
袁氏之吉祥善事非偶得也不佞又聞太公之愛
子也天下無有太公爲諸生以文行先其曹偶一
再誦即不更試而勇於退曰吾有子可教也中年
有鼓盆之戚即不更娶而勇於鰥曰恐其虛吾子
也太公有幽憂之疾成癥瘕者數年矣旣大夫領

鄉薦報者入門不知癥瘕所繇去及大夫計偕公
送之而泫然謂所親曰兒身委縣官矣非吾有矣
大夫之釋褐於三百人中最少其才品爲當塗所
急而故迂其途爲學博士爲國子先生爲迎養地
太公則數遺書命之曰寧鈍毋巧寧闇闇無赫赫
大夫自筮仕後二十餘年十一命而至觀察其於
進退之際綽如也皆太公之教也嚴君平曰人不
婚宦情識減半太公爲諸生時已近之雖以子貴

無艷心無驕氣其淡素殆天性也恬愉交養而天和
不滑太公之引年其可量邪大夫之行也中丞
梁公餞之幕府酒數行梁公出所謂百餘歲老人
者見大夫曰願太公壽如老人老人者中州人也
江陵劉宗伯習之者三世矣多禁方有却老術大
夫請緒言而獻之太公老人曰太公年幾何曰七
十老人曰吾孩之矣飲噉視聽如故乎曰太公五
十後更善七箸自著漫抄十餘卷嘗篝燈熒熒作

蠅頭書老人曰吾七十時饒爲之矣雖然太公貴
人也能如吾之草木食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節
嗇能如吾之混迹卑田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忍
辱能如吾之巖居川觀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深
居老人曰可矣大夫又言曰太公節嗇矣然而好
施予忍辱矣然而好名節深居矣然而好公正發
憤老人曰若是吾不如太公矣太公受氣養德皆
與吾同而功行過之吾藏燈者也而太公益之膏

傳之火矣吾如童山能不鑿焉太公者觸膚與雲
者乎而又况於使君助之以雲四岳而雨天下者
乎是將久視者也吾無所效於太公矣請解吾之
衣以衣太公至百歲而貽以刀圭之藥此亦入楚
而後有之者也

唐太公無懷八十壽序

往余以使事出常山君公觴余萬峯之巔酒三行
揚觶而屬之曰異日者吾將奏滿書也若以
天子而華袞外臣之父則惟子代之言余唯唯應
教既君公與余先後皆中讒歸歸而望衡對宇於
龍門之里兩人數相過從余時談莊談騷廣君公
之意太公隔垣而聽之輒稱孺子可教於是太公
年八十矣二三子徵言爲太公壽西至於吳苑東

至於勾章北至於燕山短章大篇雜選遞進於以
頌盛美而祈恒升甚備君公猶顧余尋其緒言曰
不得於朝盍謀之於野余敢不從諸作者之後余
聞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三百篇尚矣詩以
後學者尊騷比於經於莊周之書見謂遺棄人倫
禮法士弗道也邇余以爲慈孝之經子父之鵠惟
莊近之而騷無得焉夫馳驅王事者猶軫陟岵之
思安有一行放廢不勝牢愁而以親之身爲殉者

當時宋玉之招其辭俶詭幾無遺象特爲靈均外
陳四方之惡內述宗國之美而已南陔白華之義
何闕如也縱曰資於事父亦何至傷厥考心莊生
雖楛擊曾史乃其指與騷殊矣輕天下細萬物盡
人間世可欣可戀之事不足以滑其和而一歸之
於重生重生者重所受之生也不敢毀傷無大是
者此慈親之所安也而百福之所同也雖然如以
已養親養親又孰與以親養養親且夫孺仲之邈也元

亮之高也一當父子之間猶不能混貴賤等賢愚而受之以達生之愛况末世之波流乎林回棄千金之璧丈人駭重淵之珠此之寓言可爲父鵠矣竊意彼伯庸者無亦蒿目而憂遊方之內者乎以今觀於太公有異焉太公讀天下之書博聞之士不能傲以所不知而不以資進取一似逃名者清而容物貴而能下卻車徒步入市不亂羣一似和光者棄捐淫俗室無姬姜獨睡三十五年每以張

蒼東方生之事爲可深恥一似重積者墻東之隱深於巖巘二千石以賓禮賓之固匿不出里中兒不識太公作何狀一似閉關者窮亦樂通亦樂而氣冲然而衷坦然自署曰無懷吾聞無懷者意志不見於色堅白不形於心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是上皇之風而莊生所謂博大真人也以此安君公之養不亦相戍乎哉藉令太公不具達人之觀君公雖日夕溫清澣濯修人子之節

不樂也欲使恬愉交養而和理出其間難矣吾郡東隅厥有神山說者曰三神山之一是多壽民或曰三神山隔弱水三千里大抵皆寓言也忘機如太公弱水可航神山可履羨門可侶屈子曰彷彿人於丹丘莊子曰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行於太公見之哉君公請理余語奏諸太公復謂孺子可教否

封大理寺正楊澄宇公八十壽序

昔李蕭遠著論以爲人之升沉修短一制於命雖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而劉中壘則云人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稗官所記更僕不數若寒士不達先習岐黃貧衲無徒聊飼鳥雀雅報不爽若響應聲是則食料之薄何必夙定於冥中注生之錄亦可游移於司命其然其不然乎原夫五等列爵伯稱養人九兩繫師任稱得衆

天之好生必有所寄明矣故知渭川千畝竹江陵
千樹橘安邑千樹棗陳夏千樹漆其物皆衛生之
上藥其地皆不老之福庭顧人用之何如耳余素
抗此說今於婁東大理楊公而益驗先是二十年
前楊公六十攬揆之辰也王文肅公修酌者之言
頌公篤行甚備而尤重公好施曰饑寒借財吉凶
借力捐田贍族立祠收宗散粟賑荒皆古人厚德
錄所載而是時公之王母介福已及百齡識者曰

寧人之孝上格於天是母是子一體綿算無間壽
種抑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蓋陟太華者每歇
脚於青坪游武夷者或迴舫於五曲藉令公意稍
滿假施有倦勤藉老氏寶儉之言誦馮驩市義之
策夫誰能禁之夫誰能訾之然而公以修塗在前
觀成在後所爲資無匡困倒廩傾囊行之十年七
十不已也又行之十年而八十不已也方且習爲
日程守爲家法爲九族被爲三黨府是二十年之

中人嚮其惠者不知其幾公積其功者亦不知其
幾同於壽者壽亦得之報以大年何足疑乎婁東
之族雅重清議其尸祝瑯琊太原兩先生以厚德
不以尊官楊公內行純備日引月長彼都人士事
之莊信之固隱然與前諸大老相埒公第不卿相
耳即不卿相而七十餘家待以舉火如晏相國五
百畝義田世世相承如范龍圖無翼而能飛無根
而能茂尤其難者也吾聞婁有毛翁百歲稔穰吳

中國慶再見於公矣公季君蒞仕類文園義同卜
式其人如玉厥貢惟金皇華之簡書有期南陔之
笙歌先秦授簡祝觴愧非傳史敢廣文肅公之旨
如此

封御史左太公壽序

御史大夫左公之友沈黃門周侍御諸君子儼然
造余請修祝觴之言於左太公蓋冢宰趙夢白業
先之矣余何能爲役雖然余交於大夫甚習又聞
太公事甚悉不能辭也蓋記有之曰孝子之事親
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則養志尚矣抑父所不能得
之於子子亦不能得之於父者惟志爲然七十子
之徒惟曾參爲養志唯曾點爲嚶嚶乎古人之志

密學集 卷二
故童冠與偕而卑由求萬人必往而貌晉楚不可
謂同不得謂異此其家風也而養志之準也世旣
晚士鮮聞道於是世祿有驕子而驟貴無賢父方
且駟馬高蓋以耀閭里朱門華屋以鳴得意素風
不著浮榮幾何則又有鑒於高明之瞰而懷盛滿
之損者屏門而居擇地而蹈下里門之車同野老
之席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哉而忠孝之大節社
稷之闕議槩乎其未有聞也吾是以有感桐城左

太公之事太公有丈夫子九人皆雋才而蒼嶼爲
長公先奉廷對官中書擢侍御太公寓書詔之曰
吾家自丘明以來代有聞人始祖戴國公當隋之
亂以一布衣聚豪傑保江南六郡所全活無筭自
唐迄今廟食不絕靖難師起有長一長二者忠憤
激烈魯連抗東海留侯椎博浪庶幾似之此皆無
翼而飛履險益壯况御史藉

天子之寵靈以澄察抨刺何所不得勉之哉千古

久遠之事吾不能知韓范富歐亦人子也蓋蒼嶼
雅稔庭訓至是益自發舒思所以慰太公者會
先帝鼎成聽政之謀起於

宮禁貂璫神叢大臣首鼠時平時乎會當有變公
與黃門楊公排闥叫闔天日重朗太公聞之喜曰
吾所望韓稚圭者今竟酬矣及蒼嶼受特簡較士
畿輔是時士習驕悍多不受大吏約束公標正學
杜私門簡厥修亦簡其不修進厥良以率其不良

寬嚴用中蒸蒸顧化太公聞而喜曰吾所望爲歐
陽子者今復酬矣居久之蒼嶼進臺僉自念受
冲皇異知無以稱塞惟是紀綱之地將上報主下
報親無可解者寧忤羣小而口誅筆討何可以不
如彥國之直寧忤執政而超遷序遷何可以不如
希文之爭蓋孤立行意超然於市恩避怨之外而
朝士上書巧詆蒼嶼亦上書乞身太公聞之益用
喜曰顧吾子不愧韓范諸君子耳豈憂蔣之奇梅

密臺集 序二
詢輩哉乃

天子心知蒼嶼精忠讒不得入而言者爲正人發其私不容於清議又以銜恤歸偃蹇越二旬始發人持孝經律令相劇切且咋舌去去之匝月而太公之仲子發解京省又匝月而爲公八袞攬揆之辰吉祥善事一時駢集公之加餐進酒內恬外愉綏福履而介眉壽者蓋不待修熊經鳥伸之術誦八瓊三疊之文而吾以其志之得養覘之矣公元

配屬太恭人年亦七十有六九子皆太恭人所生自昔多男子者皆稱螽斯鳩以爲壽太恭人則否豈左氏所引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之繇乎不然何以一將九子如鳳德也更四年而設悅則野史修酌者之詞以進

楚魏碧山太公暨胡恭人七十階壽序

余往視學楚中所物色茂異官於江以南者甚衆
自以荷衣蕙帶謝軒冕之交即舟航所經潛爲催
榜不令郵人得迹之以是爲常而魏使君令吳江
前後四載僅於徐中丞官舫一覲面使君敘余有
一日之知延款甚洽竟其在事未嘗報謝禮故以
簡爲貴也使君自南曹陳臬中都而余有鄉舉門
下士彭令在使君部中始有尺牘相屬彭令入長

安爲言使君政術風義甚具今年春使君之太公
與恭人七十偕壽其懿親胡文學請余文祝觴則
又爲言恬脩雅尚甚具也太公家世景陵右族其
事厥考泗濱公至孝不愧曾閔泗濱公博學明經
晚而廷貢司教鐸初命新安再命秦中三命鞏昌
太公嘗問關御車隨身所到卽爲子舍浣牖上食
左右奉養雖坐冷無鹽苜蓿作飯形影相依未嘗
頃刻離也然以是不能竟學絕意進取而是時使

君頭魚蘄蘄秀穎非凡器太公曰克宗有人吾志
足酬矣遂專意訓督名噪黌宮以巳酉舉於鄉庚
戌成進士筮仕蕪陰公一徃省觀其廨宇如水訟
簡刑清曰習爲吏矣卽駕而歸旣而使君政聲鬱
起以煩劇改令吳江以治行高等擢南尚書郎尋
陳臬中都督餉浙省金陵武林海內所稱江山清
美華實上腴公泝漢沔沿長江順流東下不啻御
風非有輪蹄跋涉之勞如嚮曩入歙入秦者使君

又數迎致官邸太公乃偃息山樊柱門掃軌食武昌之魚若兼珍之味飲竟陵之水若內法之尊日與次公研經論史魚魚雅雅不知車上儻何狀也余以太公恬修雅尚質之楚國先賢其純孝類老萊子其忘機似漢陰丈人其偕隱鹿門類龐公龐公求全於亂世故以水深林茂爲樂太公遭時聖明父作子承 恩綸島奕元方季方將相踵顯融馳驅皇路何必減伏龍鳳雛羅拜床下哉道家所

謂忠孝度世不導引而壽者太公得之且進而與大椿氏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齊年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懸弧之日胡文學試函余語侑康爵太公當輟然而有會否

注隱君繼環五十偕壽序

太史公稱人富而仁義附焉夫登高而呼則不疾而遠濱河而飲則盈量知歸其爲德之易固也乃箕子之衍五福先壽與富華封人亦云彼所稱素封者豈天之私人乎何取精之多也不佞嘗讀道言老子在黃帝時爲廣成子在周爲柱下史在春秋爲鴟夷子在戰國爲鬼谷子在漢爲黃石公其說邈悠無所稽信顧范大夫之霸越也翁張強弱

之間可不得老氏之用哉彼曰旣已用之國又以施之家脫屣卿相三致千金能致之又散之即衛生之經不問可知其合矣何則盈則虧極則反天之道也計然之策雖末業乎其執天之行與黃老家不殊奇可使羸促可使延矣且夫百髓九竅外衛內營當其穉有壯之用及其壯爲衰之候豈非貴徵賤賤徵貴之意耶內景經曰積精累氣以成真寸田尺宅可治生今夫涕泪吐洩衆所屑越

也而有道者寶之聲色滋味衆所競驚也而有道者捐之則豈非賤取如珠玉貴出如糞土意耶不然至人食乎清而游乎清而少伯未流僅同程卓則必有以矣新都汪隱君以孝友爲政其事厥祖有醫指心動之奇節蚤歲爲家督以廉賈聞闕智智勝爭時時會羸得過當愈於織嗇推其餘以收卹宗親振故人之急挂劍市義弄丸解紛歲儉出米數百斛爲粥以食餓夫繕治津梁以費爲惠鄉

里稱爲長者至於室無姬姜門無滯朋內行純備
恭儉惟德不惟貨殖傳所云法孔氏之雍容已也
君自四十以後即有意於達生嘗曰仲長統欲嗑
吸精和安神閨房保壽命之期出宇宙之外獨力
不能買山隱耳吾幸自饒給於所謂良田廣宅背
山臨流者豈復有恨哉而能自苦畢世爲於是擇
有心計者主出入而脫身就閒築亭臺於蔭山之
麓花木蔚映魚鳥畱連壺觴唵嘯甚樂也閔孺人

與君偕隱能助君施君之謀於室也嘗獲於是皆
五十矣君有子太學履康從余游茲歸拜慶而清
溪諸太學諸君子屬余言以先酌者余則愧惇史
抑三天子都黃帝鍊鼎之墟木公金母之自出得
全全昌汪氏有之矣履康翩翩雋才一日千里傳
曰明德之後必復其始自今尚有國之顯休命以
寵光二人川至日升何可量哉何可量哉

宮保東寧伯壽母百慶錄序

余觀東寧焦氏之百慶錄而知國家之異數加於
元勳世胄者雖同姓諸王孫不若也夫 天潢至
貴重也然厚於馭幸而簡於辨賢竽有混吹柄無
專授此長沙有迴袖之請而子建抱摧鋒之愧也
有如東寧以河山帶礪之盟兼于城腹心之寄入
則弭金貂備宿衛出則佩金虎護橋陵者有之乎
無矣且也堂簾既遠金玉其音衣租食稅之封鮮

詢事考言之典自非助餉九邊貢金三品則優
詔不渙於大廷 璽書豈頒於外服有如東寧之
歲閱上聞 恩綸輒逮進文階而冠率府自禰廟
而及慈幃使祀國崩城之節託錦綉而不磨共姜
泛栢之詩載管彤而益耀者有之乎無矣若夫小
山叢桂之侶竟以凶終唐邸聞鷄之檄亦為曩始
出城之禁不解越境之交聞如客有遊梁恐騁妍
之不贍人雖同世或授簡以無從有如東寧友天

下士聚四表歡繡虎雕龍盡出宗工之筆家雞野
鶩齊登遺母之羨即日酌者之言取而無禁乎不
知青萍見賞於孟嘗綠綺持贈於平子藉今悅禮
敦詩之譽未弘結客好文之道未廣列鼎陳茵可
佐如松之祝迴鸞翔鳳足舒寸草之酬則何以聯
淡水於同心致琳瑯之觸目者也顯親之孝斯為
大矣若乃老姥陰符之經百言衍道百言衍法西
母朱陵之果千年一實千年一開事類於齊諧昔

序
爭於魯什者存而弗論可也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敘

余友陳徵君仲醇避俗逃虛志在五岳晚而買山
東余之麓貯書萬卷游詠其中經其門闥若無人
入其室其人斯在幾與世相忘矣非直忘世也殆
亦忘家雖與其元配衛孺人相莊若賓而自其山
居之後鄉城相距十八里一歲不過再三歸孺人
時以春秋上冢爲留憇山莊者數日此外罕睹其
面與城市之人罕覩仲醇者等仲醇又不治生即

海內束帛加璧于謁輻輳筆潤有餘遑遑與九族
賓朋全其饑寒隨手散去橐空而止鮮有歸遺細
君者以閨閣之恒情論不幾似太常之妻北門之
室乎而孺人以端莊靜一之德拮据內政嗚嗚如
也雍雍如也安其荆布有六珈之華履其脫粟有
八珍之旨子婦皆式其儉素佐以力作大者蘋蘩
小者機杼無不贍舉仲醇是以無內顧而偃息於
一丘一壑之間仲醇即不一丘一壑乎簪屈子遠

遊之冠策盧敖鄧林之杖凌華嵩而躡衡岱也男
婚女嫁中壺足倚庸詎如尚平畢世次且老疾俱
至而臥遊爲乎孺人今年六十矣計其于歸以來
四十年中合符古賢媛而過之者有三其始當仲
醇才名方噪俛拾青紫之年顧不難爲孟光之勸
隱然而勤身家秉先廬無恙不至寄居臯伯通之
廡此其賢一也仲醇中歲所謂同學少年爾汝交
而金蘭好者相繼登華貫有乘車戴笠之異而孺

人曾不艷稱焉有似於王仲孺婦然諸郎君皆浩然充然無憔悴可憐之色不至如仲孺子蓬頭歷齒動父子情其賢一也晚歲則爲龐公之偕隱矣然龐公不入城以全家往鹿門故而仲醇之不入城也并不入室孺人即屏居肅穆而有林下之風又其賢一也孺人第少藿弗耳往者臺察以有道薦仲醇於朝將修吳與弼陳憲章故事此何必非藿弗仲醇同學有若方衆甫學憲唐元徵宗伯楊彥履宮諭范長倩學僉其夫人則旣藿弗矣而栢舟之外皆成逝波有如孺人之琴瑟並奏集於百祥者誰哉又况乎仲醇述作大業不朽則孺人之徽音懿範與之同不朽西池之紫霞上元之雲璈不足爲孺人頌也結帨之辰諸君子試理余語而前奏之當陶陶然盡康爵矣

壽節婦董母李孺人五十序

在昔乙未之歲余奉 詔爲南宮同考官初入棘
註書二房序齒也次日改注書一房序官也大學
士新建張公忽邀余請曰鄒宮允以春秋一再分
考矣今且復然顧其額少鮮肯易者公有意乎於
是余復註春秋第一房及揭卷之夕有董叔弢是
時方以科場爲懼府恒門第是抑余亦不能自固
袖其卷不出同官惟袁伯修不直余謂何乃作昧

容齋集 序
心事而陶周望宣言曰董年兄不及吳年兄矣叔
發故崇仁吳所取瀾省第三人也俄而太原傅商
盤亦得李鴻卷袖之不出新建張少師曰廢則俱
廢耳李鴻者申文定公之壻也戊子之役人以是
黜余座師黃宮詹文定去國而鴻得雋正宮詹辯
誣之日余安忍負黃公蓋叔發之間關得一第以
此叔發雖無祿蚤世傳其公車之業籍籍稱才子
才子余藉以有得士名未嘗爲舉主累云去乙未

三十餘年而叔發之元配李孺人以完節旌於
朝今年秋爲五十設帨之辰於是叔發之弟遐周
索余言爲壽則十年前朱少師已立傳矣何俟余
言乃余有感於邯鄲淳之碑孝女也謂崩城哭市
坐臺待樹之烈出於高門大國者非難出於草茅
露屋者爲難詞則妙矣論則未公夫醜毒生於晏
安而奢麗稔於世祿豈不自古記之哉余嘗遊行
天下至閩之建陽朱紫陽夫子過化之邦也邑宰

吳天洪爲言此邦五百年無以節烈表宅者驅車
山東有丘少司寇擢者 先朝遺直也其長子以
辛未成進士丘公有西河之泣吾鄉陸黃門樹德
暗之詢及婺室丘公曰嫁之矣黃門大駭丘公曰
嘻栢舟之詠錄於聖人懷清之臺築於天子此光
岳之間氣可槩望之人人乎若丘公者可與衡節
烈之概矣孺人所生所歸皆世代簪纓之家所謂
高門大國者當代鮮儷十六而嬪十八稱未亡人

有嚴姑無血胤孺人不恤九歿忍歿以成夫子之
孝廣夫子之慈茹荼食蘖三十餘年皎如一日且
儉而能施終抱遐周之子收陰德報而 朝家旌
典適與繼絕會假令叔嫂今日而在孺人魚軒翟
茀鸞章鳳誥與令妻世婦班中宮內朝之列亦尋
常榮際耳能獨持門戶馨香發聞動於四岳奏於
春官達於

宸聽表於宅里揭日月而敞金石否世人艷稱甲

乙科然明經三歲以數百計制科三歲以三百計而節婦被旌不能過數十豈非以其重若此其多若彼哉是昔者叔弢以高第彰孺人之勸學今者孺人以旌典彰叔弢之刑于叔弢有孺人爲促後之延董氏有孺人爲衰中之盛譬夫西域之樹半榮半瘁豐城之劍一升一沉雖形若支離而神理曠發繼自今孺人且日討斷機畫荻之事以祖之視父之書觀貌孤之成而終叔弢之緒是女氏之

不朽道也即不佞爲叔弢舉主亦有榮施尚何南岳西池之謬悠足爲節婦道哉遐周試以質之朱少師謂可佐康爵否

程母戴孺人五十壽序

夫祝母氏之遐齡者非真仙曷以哉金母上元莫
稽往牒至於南岳東陵則固爲人婦爲人母非人
倫道絕者也然其教不大闡而因果福田之說頗
足以惑里俗於是布黃金造瑞像輸長腰供香
積名爲佞佛而祇以重僧人之貪業耳晉江王道
思抗論謂金天氏之教有裨於中閭此何以稱焉
太史公曰吾聞新都程母戴孺人之事而有昧乎

道思之言也孺人生有至性及筭歸程隱君恪恭
婦職修澹蘋蘩罔弗潔虔程故素封筭鑰會計罔
弗瞻舉夫子遘疾籲天而號願百身代且割股肉
以一杯羹進而弗藥也生平儉素無他好顧獨好
金天之教若有宿本自其中年已割帷房之愛清
淨自居繡佛一龕梅檀一鑪三業誓斷四偈時叅
竺典貝書具通大意吾聞彼教有云儒有義事是
惺悟心解之者曰資生治產皆與實相不相違皆

孺人之闡政近之又云戒生定定生慧故學士率
文句者受障深而婦人女子行一意者取道疾孺
人之信心近之方且爲鹿門之媪方且爲臺山之
媪而詎若愚婦之佞佛乎哉孺人有丈夫子四人
皆負倜儻才以孝友聞於里即孺人空諸所有而
家益立茲當五十厥子至善君謁本寧李先生及
余文爲壽李先生所爲孺人壽者在方之內而余
所爲孺人壽者在方之外亦以鹿門臺山之壽壽

於南岳東陵也

序

壽汪母八十初度序

夫室有交謫則借隱者著家有小慈則勸學者稱
王君公所以能遂其高者用婦言也歐陽子所以
能顯其名者稟母教也若汪母太孺人之事更有
異焉太孺人始爲汪氏婦孝廉公故食貧落落窮
巷糊其口於都養數不得志於名場倦游矣太孺
人慰之曰以君之才豈長貧賤者幸勉事背城之
戰則請枹鼓以助蓋廢簪珥資斧其行孝廉公氣

乃壯趣治裝應臺使者月旦竟以遺珠售片玉家
聲繇此而大當是時太孺人豈不能作逸妻語哉
顧孝廉公飛鳴有具頭角未呈假令以運命之說
懷安自墜則南金竹箭終爲無經之寶而華門圭
竇皆爲伯通之廡矣太孺人成汪之功豈在舉主
下哉太孺人晚而賦栢舟有丈夫子四人翩翩名
士佩服義方唯謹思日孜孜及親而仕無如數奇
何大懼無以樂母心者太孺人則寬之曰榮進有

時豈能越春而爲夏哉汝家里號鳴珂居題通德
貴盛矣寧必人人朱丹其轂若等寧謂奉母氏答
劬勞者必五鼎食六珈衣乎則更有進於此者勉
之足矣余不盡識諸公子而交於穆溟穆溟仁心
爲質蘊義生風季布之喆信於鄉邦第五之名不
減驃騎即太孺人之所爲劉薦留賓隔闌辨友者
槩可知矣太孺人年登大耋神明益王嘗質明攬
衣刺斷家事衣布食淡抑絕甘濃戶樞不朽衛生

之經也飲尊不盡重積之旨也皆壽道也古之女
貞有夫與子而度世者惟魏華存元君今之元君
不在南衡在黃山石岳間矣乞余言以祝觴者汪
太學元霖於穆溟爲族弟素受太孺人卵翼恩者
也

徐士竑

門人

許經

閱

容臺文集卷之二終

容臺文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序

少司空祝耳劉公八十壽序

少司空祝耳劉先生者通籍四十年侍養二十載
海內之曾閔也其昌與同官陪京先後引退今年
八十矣懸弧之辰許文學請余修酌者之詞余曰
何以余詞爲哉孝子德至於天則天苞見地符出

故孝經有援神契翼經而行今在祝氏矣子知之乎文學曰何居余曰孟夏之月

天子發德音下明詔若曰余一人未收列聖養士之報豈忠孝之率不先與子大夫有以終養在告者將尊寵之以爲臣鵠所司核實以聞大哉王言所以鼓廉恥之陶冶明崇獎之準的謂孝祝之援神契非耶而安取以余言壽世之言壽者衆矣嵇叔夜則言養生有主討芸餌木熊經鳥伸亦足長

年此宜於山澤之臞縉紳先生莫能從也李康遠則言運命有定壽考康寧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其說近之而非所以論於盛世極治之世則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受成於皇極之主而司命爲無權且夫瑞草嘉禾無情之物猶應聖主之念而生何論壽考否則衛武之九十太公之百四十召公之百八十何以皆在周道方隆文武成康之世豈非賢聖繼作而錫福者厚與耳劉在終養諸君

子中如連林之有松栢羣岫之有嵩華而
主上寤寐黃髮勤思憲老與耳劉之八表會臣主
之精神若隱隱相通者而知自今以往耳劉之爲
九十爲百四十爲百八十皆以

聖主無涯之養錫孝子無涯之年也謂余不信請
徵以近事西虜跳梁朝議推轂行邊元老有及新
城王少傅者言官以篤老難之

天子不爲動及 召見平臺少傅趨鏘閒雅調對

精鑿雖借箸之籌聚米之論無以過之

天子大悅賜鵲印佩龍文而出西虜怵於先聲退
兵六百里當是時非

主上神武獨斷幾爲言者所誤再索而得耳劉亦
如是矣此二老者一如彊弩之末猶貫七革一如
吞火之世獨嚼寒氷皆聖世之瑞也文學歸試理
余語佐三雅何如

朱襟江侍御六十敘

箕疇嚮用五福厥有壽康夫壽康自稟異氣非人
主所得用者疇何以稱焉蓋大臣之威福庶官之
淫朋皆凶德也同於凶者凶亦得之且將犯天下
之不祥雖飛廉而彭祖乎猶爲天耳惟皇極之主
能蕩平正直操威福之柄塞淫朋之門使其皆爲
攸好德以迎善氣故有道之世其君子之有年者
君子之也宋玉憫屈原以忠信見疑作爲大招至

言四維上下皆不可處此其坎壈牢騷何知年壽
而易之嘉遯詩之考槃有進於此者方且易臞爲
肥即隘爲寬啜其菽水有芝木之功安其圭竇有
樓居之樂休休焉衍衍焉吉祥止而神明宅此則
幽人碩人之自爲大年若有不出於君者矣雖然
君猶天也吾身非君有孰有之哉蒙莊者流旣以
君臣之義比之逃雨而猶以江湖魏闕爲重傷而
無壽類此不可聞於蕩平正直之世矣余同籍朱

君采天下士也以清節直氣有聲西臺伏蒲之論
流傳海內更僕未數旣而繡衣持斧澄按江南風
采稜稜爲國家圖永賴業有端緒會

天子誚譴言官二十餘人公亦在謫籍中得電白
尉三吳士民以不竟公之德澤爲恨而公夷然就
道瘴海炎方顏如紅玉歸而築宮於山水奧區所
謂趙王孫故宅者讀書談道教養子弟郡國守相
于旄相屬罕所容接時以春秋勝日與名僧韵士

往來湖山間意豁如也臺省之薦賢以公爲舉首者無虛歲而若弗聞也者銓衡之啓事以公爲司馬宗伯之屬者無虛月而若弗聞也者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議論依於大雅平淡而無孤憤怨悱之習所謂幽人碩人者非公耶公之同鄉有朱大復祠部以言事歸里中習餐霞服炁之術能經旬不食冬夏一衣公平平耳烟火裘葛不廢而精神色澤與餐霞服炁者等即余與公巖居相望

會於苕霅會於具區會於西湖或十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談客酒德與夫撫膺擊節鬱勃忼慨之氣猶是君采也今年六十矣子月二日爲懸弧之辰其二難襟海中舍五臺憲副等屬余祝觴焉余以爲凡祝多溢辭如蒲柳而松柏之也樗散而杞枿之也繁星油雲而景慶之也皆傳其溢也夫旣已松柏矣杞枿矣景星慶雲矣必也試之烈風棟之明堂見爲王者之上瑞而後不虛三者之用以

公精魄才氣若此海內之仰挹快睹若彼是且煩
之以政事而不傷於佚縻之以好爵而不傷於高
寵光之以名譽而不傷於達而岡陵恒升諄諄若
八九十者於義無取矣離騷不云乎老冉冉其將
至今恐修名之不立彼爲習於怨者名立即牢愁
解矣公不爲愁且怨而一日賜環大酬愛君憂國
之志所爲恬愉交養何啻挹浮丘而侶羨門者壽
又何可量耶請與襟海兄弟爲約今而後無復以

下澤款段驕公以蓴菜鱸魚餽公余亦無以兩簞
煙笠求公以驚猿怨鶴怖公惟挾斑竹管筆書公
出山後事更三十年而爲公賦抑之詩者與朱文
寧祭酒共之矣

望江兄九十壽序

吾兄望江公以名德躋大年九十矣攬揆之日子
姓咸造選杖履稱兕觥修憲老之禮焉余諗於衆
曰此家門之盛二百餘年所希覩也請遜言公之
所繇壽者而余採爲祝觴之言可乎於是有所爲公
之子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某等習公之忘機矣
然行年七十而嘗若有蹶躓者則以毋沈孺人立
孤輕趙客抗節邁共姜而未有報也自緋伯待詔

公車上書 闕下當時百司庶府之疏

神祖十九畱中獨公父子以孝情格天事下大宗

伯議大宗伯移文直指覈實以聞而得建棹檣表

宅里微

天子之譽命以酬罔極之恩慰風木之恨而公之

胸中始無一事寢不夢覺無憂為嬰兒為赤子古

有終身慕者年百有十歲是公之壽道也有為公

之孫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三十年為一世公閱

三世五朝矣自甲寅乙卯之後六十餘年重熙累

洽潤澤豐美間者邊陲衣袂齊蜀黔巫日尋干戈

而壽夢之區樂郊樂國天官書占云歲星在吳又

云老人星在斗牛間堯之瑞應所謂民之子八九

十者歌擊壤時也斯不亦壽而康乎有為公之曾

玄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齊桓有云多壽多辱無

為貴壽矣三鳳既邈羣龍代興今者承明著作之

庭石室蘭臺之選虎竹熊幡之任逢掖子衿之英

里號鳴珂居題通德公惓惓以振族之思觀亢宗之盛而喜可知也緋伯博於學瞻於詞公侯之後必復其始行且致身日月之際

天子詢家學所自有 詔即公之居授經如毛公九十故事斯不亦壽而榮乎語旣成請余致辭余聞論文者有筆隨人老之說而知登年之爲載德助也彼其側身澡行欲善無厭者嘗一日而懷千載之圖豈不知晦朔不知春秋者可窺其藩哉諺

曰天有記性無急性無急性故蚤計者嘗失之日前有記性故倒行者難待之定後吾視公質行可以鎮浮厚道可以祛鄙徐公之雅尚通介有常任安之交情寒暄無變雖自其性得之哉而亦以閱歷多造事熟前有典型後有爛戒故得效之方佩若上藥已事之美護若瓌寶譬之松柏之節久而愈堅薑桂之性久而愈辣醇醪之味久而愈和蓋以德致壽還以壽養德所得於切磋琢磨者九十

年如旦暮也談何容易余少於公二十一年昔余有感於鴟鴞之章而公爲賦無衣蓋其厚之一微也及是家慶爲歌抑之詩以侑康爵而屬緋伯紀之

賀楚方伯霖宇梁公晉中丞序

楚庶宗之變也諸大臣議以爲春秋之義將則必誅楚氛甚惡蔓圖斯晚社鼯不灌屋鼠不薰八議所云非其大者請無牽於宗正條而一以司馬法從事於是檄四省集大兵爲犄角勢

天子環顧廷臣獨念撫楚莫可遣者時梁公以方伯守土荆南先是以平苗功奉璽書賜金且需次領節鉞適與楚事會

天子迺命廷臣請以中丞節授公公朝受命而叛者夕伐謀見疾馳而入幕府而士民喜可知已曰公不從澧州來其從天而下耶是時伏戎在荏悍宗在堞方屬耳目新帥以爲意嚮公至則皆懼伏不敢動曰是夫四征不庭慣經行陣者梁公耶庶宗寡援則大窘公廟筭百計又次第就械無逃罪

天子以一中丞節勝于十萬師而方城鄂渚之間

謚如矣故事大中丞自藩臬晉者同官徵言志喜於是諸大夫授簡不佞昌曰待子久矣其無辭不佞服膺公教甚深且賴公定楚無入危之誠又何可以不文辭也往讀史至漢文時謀國之臣孰與晁賈哉賈大夫不難繫單于頭而抱火積薪之慮惟諸侯王爲諄諄又家令之疏備邊詳哉乎其言之也要以安宗廟而尊天子舍削六國無足事者帝心奇其才莫能施用竟成六國之禍雖然帝之

所能者損萬乘之重以重細柳而已若曰吾有真將軍者豈憂諸侯王哉譬之治病脛大如腰指大如股者症也或言分之便或言削之便者禁方也而條侯則醫也二子者試方者也試方者人費試策者國費得國醫事幾矣藉令動六國之兵而應以棘門霸上之將安在禍亦乎故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此文帝之哭而然於計也嗟乎國家日不乏謀議之臣至如威名折衝信命殊俗功能

日者可當縣官緩急者曾幾何人又以遭時泰寧兵革不試士大夫優游文墨拱手而取大官他故勿論即如大中丞是古天子所使王官監於諸侯之國而分陝之寄也鑿凶門樹大纛將以虎符徵發而稱主帥乎居則討軍實而銷民萌有急則撤患於肘腋之間而制變於呼吸之頃此寧渠可嘗試者迺其道甚廣其途甚夷主爵者率以寵名譽之人而酬跋歷之績軍旅之事不必其有聞也其

故難言哉難言哉公以文章學術起家望郎當西
夷弗靖

天子命重臣行邊公應詔與俱重臣竟賴公策敵
王所懷用是結主知起士望今國家屢有征伐之
事公未嘗不在其間三韓之役松山之役播酋之
役皮林之役公或調兵食或設方畧或視戎行或
募歿士交河飲馬瘴水墮鳶公所爲間關而策馭
也疆帳酪漿刀耕火種公所爲跋跡而問俗也飛

芻度嶺積甲齊山公所爲拮据而先事也赤白探
丸癸庚譟野公所爲指顧而應猝也公筮官郎署
而幹濟有元老之猷近試三輔而經營在玄菟青
海之外旅進藩臬而物色在河魁中執法之官是
故人知

天子一日而驟貴公不知試之二十餘年不爲不
久人知公不戰而成功而不知公之所爲百戰功
皆今日收功地不爲不難也且庶宗幸而濫觴已

耳即瀾倒滔天而其敢歿孰與虜酋其獷悍孰與
猺獞其貪忿誰與脫巾之卒公能折其所難何論
易者於條侯曷讓焉若乃盈廷言戰賈生之慟哭
也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則西川謂耶總之

皇上善將將得聖人之威矣蓋宸濠之亂王公瓊
在本兵曰無憂業有王伯安在今公之講白沙氏
學與王同公之澧王之顛其地同王先濠而後苗
公先苗而後楚其事又同儒者之效觀矣漢事云

乎哉旦夕者

天子錫師中而寵公於將相間則有穆如之頌以
俟君子

賀郡司理徐碩菴奏最序

陸士衡文賦曰課虛無以責有文誠有之仕亦宜
然彼賢人可久之業太上不朽之事皆契在獨知
藏無朕迹於德謂之隱於善係之陰何嘗稟成於
朝署司命於主爵哉而或者謂朝權之可常信夢
蕉之足據所保者在此即所捐者在彼而廉恥節
義無所不捐矣則躋實之爲患不可語於達人之
觀也吾郡大夫西安徐公筮仕時嘗爲廬江司理

繡衣持斧爲崔大夫自牧伯守長以下慮無不搏
心先意自全威稜之下者而公平視之無所阿邑
適有徐守之讞相忤棄其官歸徐守者江右汪君
心淵也始東方妖賊壓彭城境此南北咽喉關天
下安危不小賴徐守善爲兵多方畧扼其進賊委
城遁去張睢陽輩人也而失驩於備兵使者趙君
趙中之於崔將行貪吏之罰須衆理官閱實其罪
法在重辟中衆莫不心傷其寃乃與慷慨激昂明

其不然者徐公也是役也公仁心爲質蘊義生風
陰德通於神明令望重於山岳所保甚多所捐甚
少惟一官耳嗟嗟倡而和者何人哉崔旣入操國
柄羣奸輔之長夜漫漫孰知其旦賴

聖朝更化羣公訟言 賜環有命復爲松借則與
公同解褐者皆已駸駸日月之際公無幾微厭薄
故官而識益練而神益完有泣罪之仁有定亂之
畧有平反告母之孝情有不苟不吐之風采譬之

陟羊腸過灑瀨而結勒九土揚舲百川易於履平地也三年報績特尋常事以公始念不及此故同官觴之以志彈冠之慶云昔漢于公以官殉覆盆炫耀史冊更千載而有錢若水又更五百載而有公與之鼎立奇男子故自不易食報當亦殊絕今天子褒誅獨斷遠過漢宋彼于公之高閥若水之急流其足爲公稱哉其足爲公稱哉敬因郡伯諸公祖之請而揚厲公之百一如此

賀漕撫李公考績晉副都御史序

楚之貢浮于江沱潛漢則禹之道也昔也逾于洛今也泝於淮故楚之轉餉者歲詣淮受教今於幕府以開府視淮亦猶賜履之地乎大中丞修吾李公以撫兼漕事久矣日者

天子以璽書晉公爲左副都御史而楚之藩臬使喜可知也曰公今真爲漕矣楚賴之矣又曰上今用公矣世賴之矣授簡不佞昌曰庶其善頌乎不

佞何能爲役謂公之撫漕疏而能言之士方公
於汲長孺陸敬輿郭令公韓魏公張方平者核矣
斐矣如以古之事詞止矣不可以加矣請言今事
可乎在昔永嘉張文忠公自郎官佩相印嘗 召
對便殿掀髯言事俶儻不小拘公旁顧一二宦豎
則佯作蹶踏狀

上怪問故公對曰臣何敢失此曹意內庭數武地
如萬里矣因極言鎮關所在暴橫非聖明滌蕩海

內終不見天日

世皇感動爲盡罷諸鎮守者夫李元禮一世龍門
裴晉公四朝元老竟拱手於宦官輩而文忠以一
言除數世之患偉矣社稷功也雖然公有社稷功
而於賢人君子肯許以社稷臣哉遇合太奇寵數
太盛不知者旣忌其徑之捷知之者亦愜其報之
稱尚安得而以名歸之故夫歷遘迴嘗險阻有蹶

主嚮與海內之清議兩相

宣者此亦名臣之資也
中丞公
公以直言極諫浮沉中外二十餘
年最後領節鉞未幾片語出宮中賜之袂其事甚
秘世莫能知也公請去不得請代不得嘗以身在
去與代之間可去則權輕可代則責亦輕而稅璫
增者乘公兩輕之勢磨牙張距戾吮淮海維揚之
血公亦不量孤危而日夜以詩書爲事如臨堅敵
旗鼓間諜靡弗用也如薄猛虎網羅弓矢靡弗設

也卒持其陰重罪大困稅璫使不得生還禁籟當
是時海內扼璫者若清原若江夏若南康皆不能
以一矢加遺守土大吏至褫冠帶受辱其次三木
囊頭受辱其次緹騎圍土受辱而雷霆之威獨霽
於淮上識者曰上之知公雖三旌九遷不過也
主上雖心識公而未嘗驟貴公公雖受譽命而以
年以資未嘗踰於恒調之尺寸公在鎮先後著功
實如也
心貪墨議河渠護
陵寢靖叛萌賑

流散

漕而獨敘其所爲漕者若曰程績而

酬則爵祿不足也以故天下之賢人君子皆信公重公於公之當去也昌言於朝以規於公之不遂去也昌言於朝以頌即鑿橫門建大纛盡護東南諸侯股肱倚之咽喉仰之於公豈有不足而公議之鬱勃猶若有不盡釋者公之功名於是爲盛哉抑公不獨自成其名而已也聖德亦光焉矣

皇上異時不嘗逐三大璫乎保之敗也則權相隨之鯨之敗也則少宰隨之誠之敗也則臺諫官隨之夫自宰執而卿貳而臺諫莫利其比璫也

至上之明也公之終有譽命以此故夫分過於君謂路馬不可問逆鱗不可批密雲不可雨明夷不可日中者皆誣上者也布衣輕俠尚有名交安有網恢恢綬若若而匿瑕暢美莫望之臣子者

皇上之休於公乎白矣書曰嘉謀嘉猷惟

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繼自今公益有無
躬之聞主臣俱美中外禔福洛脩貢江獻珍寧獨
惠於楚於漕已也

開卷也

至士之

大夫

之

皇



